



体育场早市

高峰 文/图

天愈来愈凉，总赖着被窝不肯起，可体育场早市那股子鲜活的烟火气，终究还是勾人。难得碰上个晴好天，太阳亮堂堂地照着，蹬上单车迎着光，直奔体育场东北角那片热闹地儿。

许久没来，这儿的热闹劲儿半点没减。一进体育场，人声、吆喝声、微信收款提示声便裹着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上百个摊位挤挤挨挨，本地小吃、手工艺品与新鲜蔬果层层叠叠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戴线帽的老汉蹲在摊前，指尖轻轻拨弄着沾着湿泥的胡萝卜。铁架上挂满紫皮蒜辫，垂坠着晃悠。刚摘的西葫芦还顶着鹅黄的残花，连带着露水的清爽飘在空气中。这边，穿碎花罩衣的大嫂声音清脆：“来瞧瞧哎，鸡蛋、鸭蛋、鹅蛋都是新鲜的！”话音未落，隔壁葡萄摊的喇叭就循环开了：“清徐玫瑰香——不甜不要钱——”

吆喝声压根没断过。“真材实料，一锅骨头一碗汤”“驴打滚嘞”“1块1斤，全都便宜卖”“两块一兜，要的快来”……耳朵被这热闹裹着，眼睛也忙得四下里看。西兰花翠得发亮，土豆南瓜红薯堆成小山，连“通便果”这种没听过的物件也混在其间，处处都是鲜活气。

一脚踏进熟食区，瞬间被香气裹住，像扎进了温暖的漩涡。金丝饼摊前支着大鏊子，面饼在热油里“滋滋”作响，转眼就绽成金丝菊；平遥碗托擦得像座小塔，荞麦的清香味直往鼻尖里钻；卖老豆腐的师傅握着长柄铁勺，手腕一扬，颤巍巍的豆花稳稳落进碗里，浇卤的动作利落得像在写狂草；做静乐摊黄的大爷手法娴熟，每一步都透着从容，仿佛在细细打理时光。

端着吃食挤到塑料棚下，左手麻辣烫里的面筋吸满了浓稠汤汁，咬一口满是鲜味儿；右手的烙饼层层酥脆，一动就掉渣。斜对面的大爷端着碗羊杂割，边嚼边跟人闲聊：“早20年啊，这地界儿推自行车的能把路堵成腊肠！”话里满是岁月的滋味。

称了两个菜蓝绑在车后座，返程时特意绕去酱菜摊。玻璃罐里的脆黄瓜透着亮，隔着很远就能闻见韭菜花酱的咸香——现磨的韭花酱、香椿酱摆满了桌，加了辣椒的明亮诱人，不加辣椒的清新鲜爽，几大盆敞着卖。顺手买了，店家给装在玻璃瓶里拎走。

这儿的人也有意思。背名牌包、穿精致衣裳的姑娘，买了杯热豆浆直接倒进自己的杯子，脚步匆匆地融进人群；几个穿运动服的小姑娘围着豆腐脑摊，听对话才知是附近驾校学车的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练的科目；喝羊杂时，隔壁桌的大爷更热情，说自己在这儿吃了十多年早餐，哪家豆腐脑最嫩、哪家羊汤最正宗、哪家的打卤面够味、哪家最实惠，全都门儿清。

来这儿，不必有什么目的。可以是一把带着露水的新鲜菜蔬，为一碗念想许久的羊汤，为一块酥软的泡泡油糕，为一份筋道的平遥碗托；也可以什么都不买，就慢悠悠地逛着，看熙攘的人群，听此起彼伏的吆喝，闻满街的食物香气，偶尔跟陌生人聊上两句。

这里的声色鲜香全是热乎的，是碳水堆砌的天堂，能把胃填得满满当当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烟火气里，你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“活着”的分量——不是冰冷的数字，不是抽象的概念，是食物的香气，是人群的温度，是日子里最扎实、最鲜活的美好，让人打心底里觉得，这样的生活，真好。

“点评”一词的流行

马斗全

“点评”一词的流行，是近几十年来的事。从报刊、书籍到会议、活动、电视节目，以至社会生活，可谓无处不有。“点评”一词是如何产生的、系何人所创，以及如何流行开的，有必要一谈。

“点评”这一新词语，或曰新用法，始自当代诗词界，系老诗人霍松林、林从龙二位先生所创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林从龙先生与人合编了一本当代诗人诗词选，且欲仿照古人选集，带评语。古来于诗文、书籍，有“评点”之说，“评”是评语，“点”是圈点，为我国文化传统中极有特色的读书之法。此法较多为读书人所习，甚受学界重视，而形成“评点学”。曾国藩《经史百家简编序》云：“梁世刘勰、钟嵘之徒，品藻诗文，褒贬前哲，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，于是有评点之学。”可知评点学即产生于诗并主要用于诗，后来逐渐运用于各种书籍，而愈益兴盛。所以清人刘声木《菴楚斋五笔》说“评点之学，复兴于两宋”。南宋刘辰翁曾评点杜甫、王维、李贺、陆游诸家之作，颇为后人称道。后来又有进而以“评点”作书名的，如明代归有光的《史记评点》、清代冯舒、冯班的《二冯评点才调集》等。又因评点之故，而有“评点本”之谓。笔者当年点校整理《傅山全书》，便曾多阅傅山先生评点本。

读书时予以评点较为方便，而如果要将圈点印入书中，那就只能影印。若排版印刷，一则颇麻烦，二则失其韵味。林从龙等选编的诗词集，排版印刷，只有评语，而无圈点。这样，称之为“评点”显然不妥。经商议后，遂决定颠倒为“点评”，书名作《当代诗词点评》。虽然前人书中也偶有“点评”之词，但“点”依然是指圈点，就词义来说，其实还是“评点”。如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刘将孙《养吾斋集》谈到其父刘辰翁评点王安石诗时说：“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，尝点评李注本，欲删其繁，以付门生儿子，未暇也。安成王士吉，往以少俊及门有闻，日以书来汀清白刻荆公诗，以评点附句下。”即使并非笔误，前之“点评”，显然即后之“评点”。所以对于《当代诗词点评》之书名，由著名学者、诗人霍松林教授在序中特别予以说明：“采取了变通办法，易‘评点’为‘点评’，所谓‘点’，并不指‘圈点’，而是‘点明’‘点破’之类的意思。点到即止，要言不烦，故评语一般都很简短。”意为简短评说、点到为止的短评。“点评”一词，就这样出世了。就此义而言，显然等于创造了一个新词。

《当代诗词点评》1991年5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很快售罄，次年8月增订再版。由于该书深受读者欢迎，用作“简评”“短评”及“指点”的“点评”一词便在诗词界开始流传，随之逐渐扩散到文化界和全社会，并且很快成为流行语。以致许多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，也就不知道“评点”，而只知道“点评”。

畅游晋祠之·德隐斋

赵士岱 文图

晋祠公园的中轴线并非直线，而是一条随着自然风貌和历史建筑变化的曲线。从东大门入园，经过唐园，进入在田别墅，再往前就是晋祠博物馆。如果仅从中轴线看晋祠，唐园是前奏，晋祠博物馆是高潮，中间的在田别墅是过渡地带。在田别墅是一组建筑群，其景观不乏精彩之处。

在田别墅的主要建筑没有建在晋祠公园中轴线上，而是分立于中轴线两侧。主要有北侧的伏龙园和南侧的德隐斋。这里是民国时期晋绥军将领周玳的私人花园。最初，周玳以100块大洋一亩的高价买下晋祠的20亩水田，开始营建别墅，后来，周围的地几乎全部被周玳买下，别墅用地达200亩之多。今唐园用地也曾是在田别墅的范围。德隐斋建于1929年，是在田别墅最早的建筑。由于建筑在南侧，所以又称“南大厅”。

德隐斋坐西朝东，背后依托悬瓮山风景，堂前修池塘，引入晋水，形成靠山面水的自然风水格局。整个德隐斋坐落在宽敞的台基上，面阔三间，进深三间，呈方形，并在周围建回廊，建筑相对独立。环看厅堂，除了门开在东南外，其余三面都开明窗，采光

充足，是客厅建筑的精品。门庭额题“德隐斋”三字是清代帝师祁寯藻的墨宝。回廊门柱上配以楹联“德无大小何须隐，道乃真知当敬持”。

下了台基，有两棵高大笔直的银杏树。银杏树前是一座小巧精致的牌坊，是周玳于1935年从老家代县拆建而来。牌坊的前面有一对石狮子，再往前是一座石桥，石桥的两侧是一对八角池，池中引入晋水，并通过石桥连接，内植莲花，故而又称“莲池”。石桥前面是藤萝架，远处与长守厅南侧的长廊相对，中间地带是林木，优雅静谧，是休闲养生的好去处。故在德隐斋朝西的一侧题联“云树四围当户隐，翠岩千尺倚溪斜”。上联是唐代诗人牟融的诗句，下联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，由清代书法家陈邦彦题写，用在此处是对德隐斋景观意境的赞美。

在德隐斋的布局中，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高度对称的建筑。首先厅堂建筑主体对称，且四面样式一致。然后堂前栽种一对银杏树，牌坊前安置一对石狮子，石桥两侧又建一对莲池，这些辅助景观都将对称布局做到了极致。

